

【中国古典名著】

曾国藩家书

上



京华出版社

【中国古典名著】

曾国藩家书
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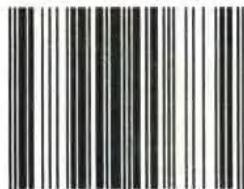


京华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林方建



ISBN 7-80600-683-4



9 787806 006832 >

ISBN 7-80600-683-4/G · 341

定价 定价:480元 (全十六卷)



* T163399 *

中国古典名著

(清)曾国藩 著

曾国藩家书

(上)

京华出版社



* T163407 *

中国古典名著

(清)曾国藩 著

曾国藩家书

(下)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国藩家书/(清)曾国藩著. - 北京:京华出版社,
2002

(中国古典名著/刘乐泉主编)

ISBN 7-80600-683-4

I.曾... II.曾... III.曾国藩(1811~1872)-
书信集 IV.Z429.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7859 号

中国古典名著

刘乐泉主编

京华出版社

(北京朝阳区安华西里)

(邮编 100011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4028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55 印张

2002 年 6 月第 1 版

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00-683-4/G·341 定价:480元,元(全 16 卷)

卷 一

道光二十年（庚子岁二月初九日）

男国藩跪禀父亲、母亲大人膝下：

去年十二月十六日，男在汉口寄家信，付湘潭人和纸行，不知已收到否？后于廿一日在汉口开车，二人共雇二把手小车六辆，男占三辆半。行三百余里，至河南八里汧度岁。正月初二日开车，初七日至周家口，即换大车。雇三套篷车二辆，每套钱十五千文。男占四套，朱占二套。初九日开车，十二日至河南省城，拜客耽搁四天，获百余金。十六日起行，即于是日三更趁风平浪静径渡黄河，廿八日到京。一路清吉平安，天气亦好，惟过年二天微雪耳。

至京在长郡会馆卸车。二月初一日，移寓南横街千佛庵。屋四间，每月赁钱四千文，与梅、陈二人居址甚近。三人联会，间日一课；每课一赋，一诗，誊真。初八日是汤中堂老师大课，题“智若禹之行水赋”，以“行所无事，则智大矣”为韵，诗题赋得“池面鱼吹柳絮行”得吹字，三月尚有大课一次。同年未到者不过一二人；梅、陈二人皆正月始到。岱云江南、山东之行无甚佳处，到京除偿债外，不过存二三百金；又有八口之家。

男路上用去百金，刻下光景颇好。接家眷之说，郑小珊现无回信。伊若允诺，似尽妥妙；如其不可，则另图善计，或缓一二



年亦可，因儿子太小故也。

家中诸事都不挂念，惟诸弟读书不知有进境否？须将所作文字诗赋寄一二首来京。丹阁叔大作亦望寄示。男在京一切谨慎，家中尽可放心。

又稟者：大行皇后于正月十一日升遐，百日以内禁剃发，期年禁燕会音乐。何仙槎年伯于二月初五日溘逝。是日男在何家早饭，并未闻其大病，不数刻而凶音至矣。歿后，加太子太保銜。其次子何子毅已于去年十一月物故。自前年出京后，同乡相继殁逝者，夏一脚、李高衢、杨宜筠三主事，熊子谦、谢切庵、何氏父子，凡七人，光景为之变。

男现慎保身体，自奉颇厚。季仙九师升正詹，放浙江学政，初十日出京。廖钰夫师升尚书。吴甄甫师任福建巡抚。朱师、徐师灵柩并已回南矣。

詹有乾家墨，到京竟不可用，以胶太重也，拟仍付回，或退或用随便。

接家眷事，三月又有信回家中。信来，须将本房及各亲戚家附载详明，堂上各老人须一一分叙，以烦琐为贵。谨此跪稟万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一年（辛丑）四月十七日

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：

四月十一日，由折差发第六号家信。十六日折弁又到。孙男等平安如常。孙妇亦起居维慎。曾孙数日内添吃粥一顿，因母乳日少，饭食难喂，每日两饭一粥。

今年散馆，湖南三人皆留，全单内共留五十二人，仅三人改



部属，三人改知县。翰林衙门现已多至百四五十人，可谓极盛！琦善已于十四日押解到京，奉上谕派亲王三人，郡王一人，军机大臣，大学士，六部尚书，会同审讯，现未定案。

梅霖生同年因去岁咳嗽未愈，日内颇患咯血。同乡各京官宅皆如故。

澄侯弟三月初四在县城发信，已经收到；正月廿五信至今未接，兰姊以何时分娩？是男是女？伏望下次示知。

楚善八叔事，不知去冬是何光景？如绝无解危之处，则二伯祖母将穷迫难堪；竟希公之后人将见笑于乡里矣！孙国藩去冬已写信求东阳叔祖兄弟，不知有补益否？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。如能救焚拯溺，何难嘘枯回生！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，救难济急，孙所知者，已难指数。如廖品一之孤、上连叔之妻、彭定五之子、福益叔祖之母，及小罗巷、樟树堂各庵，皆代为筹画，曲加矜恤。凡他人所束手无策，计无复之者，得祖父善为调停，旋乾转坤，无不立即解危，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亲，万难之时乎？

孙因念及家事，四千里外杳无消息，不知同堂诸叔目前光景。又念家中此时亦甚艰窘，辄敢冒昧饶舌。伏求祖父大人宽宥无知之罪！楚善叔事如有说法之处，望详细寄信来京。

兹逢折便，敬禀一二。即跪叩祖母大人万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

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自闰三月十四日在都门拜送父亲，嗣后共接家信五封。十五日接四弟在涟滨所发信，系第二号，始知正月信已失矣。廿二日接父亲在什里铺发信，四月廿八已刻接在汉口寄曹颖生家信，申



刻又接在汴梁寄信。五月十五接父亲到长沙发信，内有四弟信，六弟文章五首。诸悉祖父母大人康强，家中老幼平安，诸弟读书发奋，并喜父亲出京，一路顺畅。自京至省，仅三十余日，真极神速！

男于闰三月十六发第五号家信，四月十一发六号，十七发七号，不知家中均收到否？迩际男身体如常，每夜早眠，起亦渐早；惟不耐久思，思多则头昏，故常冥心于无用，优游涵养，以谨守父亲保身之训。

九弟功课有常，《礼记》九本已点完，《鉴》已看至三国，《斯文精萃》诗、文各已读半本。诗略进功，文章未进功。男亦不求速效，观其领悟，已有心得，大约手不从心耳。

甲三于四月下旬能行走，不须扶持，尚未能言。无乳可食，家日一粥两饭。家妇身体亦好，已有梦熊之喜。婢仆皆如故。

今年新进士龙翰臣得状元，系前任湘乡知县见田年伯之世兄。同乡六人，得四庶常、两知县。复试单已于闰三月十六付回，兹又付呈殿试朝考全单。

同乡京官如故。郑莘田给谏服阙来京。梅霖生病势沉重，深为可虑。黎樾乔老前辈处，父亲未去辞行，男已道达此意。

广东之事，四月十八得捷音，兹将抄报付回。

男等在京自知谨慎，堂上各老人不必挂怀。

家中事，兰姊去年生育，是男是女？楚善事如何成就？伏望示知。男谨稟。即请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

孙男国藩跪稟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：



五月十八日，孙在京发第八号家信，内有六弟文二篇。广东事抄报一纸。本年殿试朝考单一纸。寄四弟六弟新旧信二封。编写格言一幅。孙国荃寄呈文四篇。诗十首。字一纸。呈堂上稟三纸。寄四弟信一封，不审已收到否？

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，系四弟四月初十日在省城发，得悉一切，不胜欣慰。

孙国藩日内身体平安。国荃于三日微受暑热，服药一贴，次日即愈；初三日复患腹泻，服药二贴即愈。曾孙甲三于廿三日腹泻不止，比请郑小珊诊治，次日添请吴竹如，皆云系脾虚而兼受暑气。三日内服药六帖，亦无大效。廿六日添请本京王医，专服凉药，渐次平复。初一二两日未吃药。刻下病已全好，惟脾元尚亏，体尚未复。孙等自知细心调理，观其行走如常，饮食如常，不吃药即可复体。堂上不必挂念。冢孙妇身体亦好，婢仆如旧。

同乡梅霖生病，于五月中旬日日加重，十八日上床，廿五日子时仙逝。胡云阁先生亦同日同时同刻仙逝。梅霖生身后一切事宜，系陈岱云、黎月乔与孙三人料理。戊戌同年赠仪共五百两。吴甄甫夫子（戊戌总裁）进京，赠赠百两。将来一概共可张罗千余金。计京中用费及灵柩灵回南途费不过用四佰金，其余尚可周恤遗孤。

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，诸事殷繁，荃孙亦未得读书。六弟前寄文来京，尚有三篇，孙未暇改。

广东事已成功，由军功升官及戴花翎、蓝翎者共二百余人。将上谕钞回前半节；其后半载升官人名，未及全钞。

昨接家信，始知楚善八叔竹山湾田已于去冬归祖父大人承买。八叔之家稍安，而我家更窘迫，不知祖父如何调停？去冬今年如何说法？望于家信内详示。

孙等在京别无生计，大约冬初即须借帐，不能备仰事之资寄回，不胜愧悚。

吴春冈分发浙江，告假由江南回家，七月初起程。余容续



稟。即稟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孙跪稟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廿九日

孙男国藩跪稟祖父大人万福金安：

六月初七发家信第九号。廿九日早接丹阁十叔信，系正月二十八日发，始知祖父大人于二月间体气违和，三月已痊愈，至今康健如常，家中老幼均吉，不胜欣幸。

四弟于五月初九寄信物于彭山岷处，至今尚未到，大约七月可到。

丹阁叔信内言去年楚善叔田业卖与我家承管，其中曲折甚多，添梓坪借钱三百四十千，其实只三百千，外四十千系丹阁叔兄弟代出。丹阁叔因我家景况艰窘，勉强代楚善叔解厄，将来受累不浅，故所代出之四十千，自去冬至今，不敢向我家明言。不特不敢明告祖父，即父亲、叔父之前，渠亦不敢直说。盖事前说出，则事必不成；不成，则楚善叔逼迫无路，二伯祖母奉养必阙，而本房日见凋败，终无安静之日矣！事后说出，则我家既受其累，又受其欺，祖父大人必怒，渠更无辞可对，无地自容，故将此事写信告知孙男，托孙原其不得已之故，转稟告祖父大人。现在家中艰难，渠所代出之四十千想无钱可以付渠。八月心斋兄南旋，孙拟在京借银数十两，付回家中归楚，此项大约须腊底可到，因心斋兄走江南回故也。

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。然当京官者，大半皆东扯西支，从无充裕之时，亦从无冻饿之时，家中不必系怀。

孙现经管长都会馆事，公项存件亦已无几。

孙日内身体如恒，九弟亦好。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，至今



虽痊愈，然十分之中尚有一二分未尽复旧。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三餐，泡冻米吃二次。乳已全无，而伊亦要吃。据医云：“此等乳最不养人。”因其夜哭甚，不能遽断乳。从前发热烦躁，夜卧不安，食物不化，及一切诸患，此时皆已去尽，日日嬉笑好吃。现在尚服补脾之药；大约再服四五帖，本体全复，即可不药。孙妇亦感冒三天。郑小珊云：“服凉药后，须略吃安胎药。”目下亦健爽如常。甲三病时，孙妇曾于五月廿五日跪许装修家中观世音菩萨金身，伏求病愈了，今年酬愿；又言西冲有寿佛神像，祖母曾叩许装修，亦系为甲三而许，亦求病愈，今年酬愿。

梅霖生身后事，办理颇如意；其子可于七月扶柩回南。同乡各官如常。

家中若有信来，望将王率五家光景写明。肃此，谨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

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五月十八日发家信第八号，知家中已经收到。六月初七发第九号，内有男呈祖父禀一件，国荃寄四弟信一件；七月初二发第十号，内有黄芽白菜子不知俱已收到否？

男等接得父亲归途三次信：一系河间廿里铺发，一汴梁城发，一武昌发；又长沙发信亦收到。六月廿九接丹阁叔信。七月初九彭山妃到京，接到四弟在省所寄《经世文编》一部，慎诒堂《四书》、《周易》各一都，小皮箱三口，有布套龙须草席一床，信一件；又叔父手书。得悉一切：谱已修好，楚善叔事已有成局，彭山妃处兑钱四十千文；外楚善叔信一件，岳父信一件。七



月廿七日接到家信二件：一系五月十五在家写，一系六月廿七在省写。外欧阳牧云信一，曾香海信一，心斋家信二，荆七信一，俱收到。

彭山岷进京，道上为雨泥所苦，又值黄河水涨，渡河时大费力，行李衣服皆湿；惟男所寄书，渠收贮箱内，全无潮损，真可感也！到京又以腊肉、莲、茶送男。渠于初九晚到，男于十三日请酒，十六日将四十千钱交楚。渠于十八日赁住黑市，离城十八里，系武会试进场之地，男必去送考。

男在京身体平安。国荃亦如常。男妇于六月廿三四感冒，服药数帖痊愈；又服安胎药数帖。孙纪泽自病痊愈后又服补剂十余帖，辰下体已复元，每日行走欢呼，虽不能言，已无所不知。食粥一大碗，不食零物。仆婢皆如常。周贵已荐随陈云心回南，其人蠢而负恩。萧祥已跟别人，男见其老成，加钱呼之复来。

男目下光景渐窘，恰有俸银接续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。今年尚可勉强支持，至明年则更难筹画。借钱之难，京城与家乡相仿，但不勒追强逼耳。前次寄信回家，言添梓坪借项内，松轩叔兄弟实代出钱四十千，男可寄银回家完清此项。近因彭山岷项，又移徙房屋，用钱日多，恐难再付银回家。

男现看定屋在绳匠胡同北头路东，准于八月初六日迁居；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取吉日也。棉花六条胡同之屋，王翰城言冬间极不吉，且言重庆下者不宜住三百悬空之屋，故遂迁移绳匠胡同房。每月大钱十千，收拾又须十余千。

心斋借男银已全楚。渠家中付来银五百五十两，又有各项出息，渠言尚须借银出京，不知信否？

广东事前已平息，近又传闻异辞。参赞大臣隆文已病死，杨芳已告病回湖南。七月间，又奉旨派参赞大臣特依顺往广东查办。八月初一日又奉旨派玉明往天津，哈根阿往山海关。黄河于六月十四日开口，汴梁四面水围，幸不淹城。七月十六日奉旨派王鼎，慧成往河南查办。现闻泛滥千里，恐其直注洪泽湖。又闻



将开捐名“豫工”，例办河南工程也。

男已于七月留须。楚善叔有信寄男，系四月写，备言其苦。近闻衡阳田已卖，应可勉强度日。戊戌冬所借十千二百，男曾言帮他，曾禀告叔父，未禀祖父大人，是男之罪，非渠之过。其余细微曲折，时成时否，时朋买，时独买，叔父信不甚详明。楚善叔信甚详，男不敢尽信。总之，渠但免债主追逼，即是好处。第目前无屋可住，不知何处安身？若万一老亲幼子栖托无所，则流离四徙，尤可怜悯！以男愚见，可仍使渠住近处，断不可住衡阳。求祖父大人代渠谋一安居。若有余资，则佃田耕作。又求父亲寄信问朱尧阶，备言楚善叔光景之苦与男关注之切，问渠所营产业可佃与楚善耕否？渠若允从，则男另有信求尧阶，租谷须格外从轻。但路太远，至少亦须耕六十亩方可了吃。尧阶寿屏，托心斋带回。严丽生在湘乡不理公事，簠簠不飭，声名狼藉，如查有真实劣迹，或有上案，不妨钞录付京，因有御史在男处查访也；但须机密。

四弟、六弟考试不知如何？得不足喜，失不足忧，总以发愤读书为主。史宜日日看，不可间断。九弟阅《易知录》，现已看至隋朝。温经须先穷一经；一经通后，再治他经，切不可兼营并鹜，一无所得。厚二总以书熟为主，每日读诗一首。右谨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八月初三日，男发家信第十一号，信甚长，不审已收到否？十四日接家信，内有父亲、叔父并丹阁叔信各一件，得悉丹阁叔入洋，且堂上各大人康健，不胜欣幸。

男于八月初六日移寓绳匠胡同北头路东，屋甚好，共十八间，每月房



租京钱二十千文。前在棉花胡同，房甚逼仄，此时房屋爽垲，气象轩敞。男与九弟言，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来京住此！

男身体平安，九弟亦如常，前不过小恙，两日即愈，未服补剂。甲三自病体复元后，日见肥胖，每日欢呼趋走，精神不倦。家妇亦如恒。九弟《礼记》读完，现读《周礼》。

心斋兄于八月十六日，男向渠借钱四十千付至家用。渠允于到湘乡时，送银廿八两，交勤七叔处转交男家，且言万不致误。男订待渠到京日偿还其银。若到家中，不必还他。

又男寄冬菜一簋，朱尧阶寿屏一付，在心斋处。冬菜托交勤七叔交送至家，寿屏托交朱啸山转寄。

香海处月内准有信去。玉睢园处去冬有信去，至今无回信，殊不可解。

颜字不宜写白折，男拟改临褚、柳。

去年跪托叔父大人之事，承已代觅一具，感戴之至，泥首万拜！若得再觅一具，即于今冬明春办就更妙。敬谢叔父，另有信一函。在京一切，自知谨慎。男跪禀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

侄国藩敬禀叔父大人侍下：

本年家信三号，正月一号，至今尚未收到。由彭九峰寄之信，七月初九收到。七夕所发之信，八月十四收到。欣悉家中一切。三月之事，本侄分所当为，情所不得已，何足挂齿！

前年跪托之事，蒙在渣前买得顶好料一具，侄谨率弟国荃南望拜谢，感忭难名。更求再买一具，即于今冬明春请本匠办就。其所需之钱，望写信来京，侄可觅便付回。一切经营费心，何能图报！

婶母之病痊愈，不知是何光景？曾否服药？尚有不时言笑否？若有信



来，望详细示知为幸。肃此，恭请叔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侄率弟国荃谨稟。

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

男国藩跪稟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八月十四接家信三件，内系得父亲信一，叔父信一，丹阁叔信一。十八日男发家信第十二号，不知已收到否？男等在京身体平安。甲三母子如常。惟九弟迫思南归，不解何故。自九月初间，即言欲归。男始闻骇异，再四就询，终不明言。不知男何处不友，遂尔开罪于弟，使弟不愿同居。男劝其明白陈辞，万不可蕴藏于心，稍生猜疑。如男有不是，弟宜正容责之，婉言导之，使男改过自赎。再三劝谕，弟终无一言。如男全无过愆，弟愿归侍定省，亦宜写信先告知父亲，待回信到时，家中谕令南归，然后择伴束装，尚未为晚。男因弟归志已决，百计阻留，劝其多住四十天，而弟仍不愿，欲与彭山岷同归。彭会试罢屈，拟九月底南旋，现在尚少途费，待渠家寄银来京。男目下已告匮，九弟若归，途费甚难措办。

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。河南水灾，豫、楚一路，饥民甚多，行旅大有戒心。胡咏芝前辈扶柩南归，行李家眷，雇一大船，颇挟重资，闻昨已被抢劫，言之可惨！九弟年少无知，又无大邦作伴，又无健仆，又无充裕途费，又值道上不甚恬谧之际，兼此数者，男所以大不放心，万万不令弟归。即家中闻之，亦万万放心不下。男现在苦留九弟在此，弟若婉从，则读书如故。半月内，男又有稟呈。弟若执拗不从，则男当责以大义，必不令其独行。

自闰三月以来，弟未尝片语违忤，男亦从未加以词色，兄弟极为湛乐，兹忽欲归，男寝馈难安。辗转思维，不解何故。男万难辞咎！父亲寄谕来京，先责男教书不尽职，待弟不友爱之罪；后责弟少年无知之罪，弟当幡然改悟。男教训不先，鞠爱不切，不胜战栗待罪之至！伏望父母亲俯赐愆